

景德傳燈錄

廿二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九	三	一	類
四	四	五	函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〇	三	三	書
函	一	一	類
四	四	一	函
架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1
冊數	11 (11)
函號	64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冲奧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祿和尚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已上十三人見錄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慈光雲禪師

漢華文庫

同治

同治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玘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禪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環禪師

杭州龍華契益禪師已上二十
六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道怱禪師法嗣五人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遐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已上三
人見錄

筠州洞山龜端禪師

温州景興豆禪師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不錄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二人

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二人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一人
見錄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冲晦禪師

金陵報恩院濟護禪師已上十一
人見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上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為童兒時曰素食出
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
尼日為眾外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具解
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雪岳峯參訊
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天師一言發發廓爾無惑
玄沙嘗問曰三更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遮不作
什麼玄沙曰倚子曰和尚不會三更唯心玄沙曰我喚遮不作
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見不會佛
法底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語由學著流出
諸三昧皆師為助發師雖處眾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
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

上堂

三个 會元作兩
會元作宗乘鼓
乘也

一死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天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
門玄妙為當只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不什
麼若無去不可將三个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个字謂宗教
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
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
庭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
圓常傍家行脚理須動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
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个什麼揀个什麼記持得底
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
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鴉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
揀擇去若那裏有心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
與否莫錯即今聲色拈撥地為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
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聲聲貫破汝耳底

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口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
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問之
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住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
他古聖垂此字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
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骨若論殺盜
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款時此个誘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
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是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
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
問小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
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
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
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

會元不是下有
未審是甚字
字六字

上堂

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我坐有
二僧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佛
出世普爲群生和尚今日爲个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佛曰恁麼
即學又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
問如何是諸聖玄音師曰四楞塔地問大事未成時如何師曰
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眼上眉毛著問因請保福齋冷人
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
麼道淨是不慈悲師曰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
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
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
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
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數禮拜師曰見我
豎拂子便禮拜讚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什麼不讚美

楞魯登及四
會元無問
日二字

玄覺云一解豎起拂子。拉種物有肯。僧問承教有言石見諸相非相。刻見
底有不底。底道理且道利害在什處。處。僧問承教有言石見諸相非相。刻見
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
家。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
物來。師曰汝為什麼對眾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
出鸚鵡。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報恩來。師曰何不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
為什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去。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
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支意旨如何。後王公上雪
峯。施眾僧衣時。有從舟上坐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舟歸
師弟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舟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
代云師兄得恁麼真。又云什麼處是。真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
牡丹拖長慶云。莫眼花。師曰非眼花。許一朵花。玄覺見云。三尊六百。有相
疎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

止
一本作趾

落在什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說
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
實也。眾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百度上堂。王太傅一時
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
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
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未
如何是未。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
地曰汝道還个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
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末成三年戊子秋。復屈闍城
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生歿壽六十有二。臘
四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京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上
月望日入塔。謚曰真應禪師。

福州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在塔。泉州莆田人也。龜

擬音

上堂

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那玄沙曰用
伎今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問師云
遺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
默記遺書乃問鼓山國師曰即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
宿德具道眼者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察
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眾曰誰是球上座於是眾人指出
師王氏便請外座師良久謂眾曰莫嫌寂寞真道不堪未詳渾
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兩下助他發機道
盡十方世界覓入為伴也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
顯入師曰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淵生師曰盡方施為
不離中塔師上堂謂眾曰我此閒粥飯因緣為兄弟喫嗚呼是
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
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

上堂

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
到我以此一明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
為命命最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自般巧妙不為究竟僧問
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我恁麼為汝却成拗屈入還知麼若約當分上從來底事
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之少如木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
至老死所受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
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
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入識不得師上
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撥損問如何是靈山會
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易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遮瞞懂
師上堂示眾曰諸人若要商量向觸體後通取消息來相與
商量遮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

上堂

上堂

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使嶺頭事師曰將汝承當不得僧曰
重多少師曰遷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
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
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師梁乾化二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
疾而逝

六堂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入游
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眾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
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
是隻眼此乃事不獲色恁麼道所以常說首龍聾瘖瘖是德陀
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
何是瘡癩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爾無根師曰白
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前師曰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
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泥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

夜未出

景一本作境

僧曰來後如何師曰馨香日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
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念
談何事師曰易開耳孔著僧曰古及為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

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
作麼生問問衆未湏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

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
木寶光中現暗客惛惛弄奈何僧曰優曇華拆入皆觀向

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太閩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

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波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
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

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或言
薩及去割婆
訶呼哥
或言
馭蘇合睹
及浦荷

專猶某會元
作某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瑠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或是妙明是
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非似國泰有未頭
百僧問如何是國泰未頭百師曰關梁上大邊生問如何是
毗盧師師曰專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即不問如何
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
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漢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
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久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
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柝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
問離地四指為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直里在僧曰此量為什
麼人施師曰不為聖人
福州外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舉足
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交涉問如何

觸一本作摩

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
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真正道師曰
騎驢負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
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
夢見个什麼問學人擬申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為什麼
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
者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來僧曰住
麼即看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
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學人
即今見此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觸體常干世界鼻
孔毛觸家風如何是觸體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
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峰冲與明法大師先生住白龍師上堂曰人具足不成

以一本作似

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麼即真如法東無首無地師曰特地令又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歛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峰石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極日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路過嶺東拄西拄物慶周云我不信慶道僧問和尚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壁言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見不知若要易會上坐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像夜裏僧像未審此意如何師曰

關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堯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坐玄沙記曰予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移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刻木朽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邪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箇不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擲切蒼齋之清豁冲煦二長老鄉師名未嘗曾遇巨同訪之值師不粟豁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裏裏曰從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裏去去二公方道是師遂詣庵所頗未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庵前自外馳擾豁因有詩曰行不

阿邪會元

等閑行誰知去住情
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
非道應難伏空
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
閑嘯兩三聲
二公尋於大章山
創庵請師居之
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
而卒
諡雖承拍喻而後於
龍印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
闍王請師開堂
曰未嘗坐先於座前
立云大士大衆聽已有真正舉揚也
此會揔是得聞豈有不
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
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
未委今日會何似靈山師曰
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
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
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
語而問曰只如教
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
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
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
後居天台三十餘

懾 玉篇章涉
及怯也懼
也廣韻云心
伏也失常失
氣也亦作惛
伏也今義心
伏也

招幻所治

載不以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
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久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心紛飛未明
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心紛飛未將紛
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在返究究心
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
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
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不達俱泯性怡然此乃還源之
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
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亡而藉佛慈興接
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
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
寺遺蹟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既而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眾如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飛道體為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謂眾曰招慶今夜與諸人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下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問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句師曰不得味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味著招慶囉汝作麼生是提宗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

作蜀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運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不是老波茶僧曰悲華部拈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問麼師上堂僧眾擁法座師曰選裏無物諸人苦任麼相捉相撥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方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曰還接

專第廿七

二

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之兩
个得恁麼快才見便負將去亦較此子若有此个人非但四事供
養便以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林生從後
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
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彦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曰謂衆曰百既升法座
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
來相共作个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
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
什麼僧曰此座高廣如何升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妄頓著問靈
山不會迦葉親聞今日會有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木節僧
曰醉然後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
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

勝荷愧山僧更有未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去還有
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入買即賤貨自收又立珍重師
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
第至我木衆近前師便打趣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
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
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草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
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問及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
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見大師上堂云老病之藥不假驢馱若
據今夜各自歸堂土也珍重僧問承聞慧覺有鎖口訣如何
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

卷 會元作癡
今夜會元無
夜字

待我肯汝即得師府聞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
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應千老是什麼心王曰什麼
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
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
更有幾人未聞曰信麼即不踐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
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飛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問夫
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說問古人面壁意
如何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朴野不群流俗
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
栗州山二十載道聲越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
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山瞻謁請上堂入宿僧出問如何
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下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麟報恩院寶資真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又師曰諸兄弟
各詣山門來走口如一盃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眾兒
弟也未要怪誅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
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
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不
入路師遂倒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眾日淺問古人拈槌豎
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
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
生師曰山僧只管三持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
什麼之地僧曰學人不會是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裏多
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

猓會元作朴
或作撲

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
師曰道什麼其他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
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吐舌僧曰怎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
隨也又曰我話亦隨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
毛劔師曰延平屬劔州僧曰怎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
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瑄宗禪師上堂云大眾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
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又酬得去也
遮裏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遮裏為怪笑珍
重問如何撲撲文甲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眾人盡監金問怎麼
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
師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為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

可惜問會元
無問字

為一本作与

涸平各及竭
也尽也

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
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怎麼即別酬亦不當
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又師曰
每日三條線長竿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
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
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隨也問請去
賞罰如何是吹毛劔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眾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
大眾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
請師盡力為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怎麼即人夫有賴師
曰莫將惡水竟泼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
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云誰是枯涸

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又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
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觀面相呈事師下禪
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
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
高峰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塢白雲三間并屋僧曰
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
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鄉音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為一大事因緣故
出現於世遮相生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曾大不容易僧
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任麼即學又不
疑也師曰爭奈一驛在首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
傳什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
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匙之言請
師不認師曰得僧曰任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又
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法雨道師曰今日且不是開堂問
欲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具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
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任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
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
過猶有負慙諸人且作麼生體來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
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任麼即不得見去也師曰灼
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翠峰從放禪師上堂曰更不長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
曰不會師曰將謂閣黎到百丈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證道舉

不可會元無二

唱宗風只如當分上以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塵
中現寶王刹佛說眾生說山河大地時說未嘗聞斷如毗沙門
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尔少不可更就別人取
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
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
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
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
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入傳虛
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眾各歸堂
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升座僧
問海眾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遮个是方便門

僧曰恁麼即大眾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燈妙
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峰太室來
坐東禪道場入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瘡風千載
了空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即入夫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
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入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
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身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
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珙禪師一日不上堂大眾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
眾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
問十二時中常在底入還消得入夫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
為什麼消不得師曰為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入還消得
也無師曰驢羊去僧問請師答無實主話師曰向無實主處

塞俗展及通
俗文云不
通利謂之塞
吃重言也

問將來

此部田切與
班同班珠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眾集師顧視左右曰寒暑
麼便歸方丈又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活却也又曰眾
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句請師為學人道師曰
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名禪師初住來福院上堂曰還因恩滿賽願願
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為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為
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之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
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之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二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改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
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
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七棒會元七
作八

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善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
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發有無
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
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門下平章事官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
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
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吟前師住後僧問
無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羊卓火其僧因宗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環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
稱年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看古教未免心中開欲免心中
中開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

唐突 或作唐 揆音義
揆徒即又揆
徒骨又廣雅
云觸犯也又
字書曰揆衝
揆也揆楷也

中開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
易衣告朔人祔噯訖有勝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蘗山受業於長
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界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
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且苦且甘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

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界師曰龍吟瀑布水雲
起翠微峰

前杭州龍華寺道恁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曰

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
問吾亦善善僧曰恁麼即大眾久立師曰拋擲大眾作什麼問去却
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問師

既是鐵脚為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透腰痛幘頭豈是禦天
寒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為什麼却為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

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云此个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
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音
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修專於誦持百宣禪師謂曰

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麻諸勞
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

大家要知師曰斯則眾眼難護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
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寮吏及緇黃子眾請師於資
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阿誰師曰雲

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禪祥師曰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等劫只據諸眼分上古佛以涼明露現前市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眾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為性是真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喫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劣師如是為眾涉于十二載大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鍾辭眾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二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即第一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二頭師曰收僧問古人迷臂當為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

師曰切勿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舌問如何是香山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為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真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曰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虧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温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勞師自此承言領曰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海眾臻湊師上堂示眾曰立木眾更待什麼

與王子會元
與聖之子祇如

諸餘奉祇古本
作奉納

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
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
禮拜起將問語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
親分也無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
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
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星火僧
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
寒即圍爐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
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
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入師曰諸餘奉祇僧曰恁麼即平
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問措師喝之師將下堂
僧問下堂苟乞師分佈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
猿啼問鼓山有帶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為謀僧

失子或作未
審

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堂歸
何所師曰鶴林空寂多色真歸無所歸僧曰未必定何之師曰宋
實殫野風敲系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
識五口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
高卷吟中落濃煎睡後茶師迴故車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
收舍利建塔

枯木龍吟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和真人也姓朱氏容若林僧禮鼓山
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百鼓山上堂召大眾眾皆迴眸鼓山披襟
示之眾固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鼓山召令近前
問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
自爾游吳楚却復闍川初住南峰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
有父向宗乘中致得箇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
打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

傳言上

如何是觸髅裏眼睛師曰泥牛吞象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
具眼麼僧曰恁麼即學人歸堂去也師曰胡蝶入布袋問如何
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還須退步
僧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漢乾祐二年己酉
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升坐眾咸側聆
師曰相讓去也還知得麼不聞昔靈山多少士眾只道迦
葉親聞今日呀奉因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
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
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又曾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
何師曰更舉曰恁麼即天有賴師曰闍梨且作麼生問賢王
請命大展法筵祖嗣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
負和尚師曰也未扭僧問如何是奉先境界師曰在觀音僧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

麼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闍汝什麼事問如何是
入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由來互相
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
問國主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
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
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遮不節
目作麼到遮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
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道今祖重興入天輻湊於禪庭至理
若為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即入天不謬般
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曰退身禮拜隨
眾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温陵不跨石門
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曾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
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遮裏塗汚人問白浪滔天
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竟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安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舉委
問更待个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掠虛好
僧問如何是人主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
句令當行僧曰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游方至鄂州黃龍問曰
父嚮黃龍到來只見赤班蛇黃龍曰汝只見赤班蛇且不識黃
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
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閣黎供養師當下
未嘗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放發微言而後次補山門

為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
遊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玉種
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
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箇外之辭
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遮个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曰學
人未委在師曰不妍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相宗師曰闍
梨還真慙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問立僧遷
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冲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染葷血
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准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為眾
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

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
 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元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
 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早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
 乃之建州白雲閣師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皇福公年
 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李文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
 相見時如何師曰憐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
 長慶院攝眾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晦創
 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隊表
 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經雨飛問如何
 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
 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
 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日聲鐘召大眾囑付訖儼然坐亡

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
 骨歸葬于建州雞足山雲院建塔師風神清麗操行孤
 標二十年不服絲絹唯衣紙布離藻札翰並皆冠眾五苑語
 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四明苾芻希渭命工
 刊梓于湖州禪幽庵

本錄云

正平六年十一月廿四日粗分句讀

永享五年癸丑閏七
 月十八日寫點訖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已上七人見錄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温州佛嶼知默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彦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蒲禪師

福州遷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已上九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泉州招慶省燈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漳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已上二十人見錄

福州升山柔禪師

福州枕峯和尚

朗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睦州敬連和尚

潭州谷山句禪師已上八人無撰緣語句不錄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

後衡嶽金輪和尚一人見錄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一人見錄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上三十五人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温門山蒲禪師

岳州巴陵顯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謹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尚

隋州雙泉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已上三十
五人見錄

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衆交交師曰媿諸禪德已自

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

徇辭俊又循也

巖境師曰重重疊疊南來遠北何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紅雨洒簾前僧曰未審如

何親近此人師曰謂聞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大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僧曰

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在看

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途還有向上事

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

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隊鷹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

隊鷹門關師曰青霄豈松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

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形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過在遠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石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

紅爐或紅作
洪或作
鳴芦

摸索作擦出南史捫
舐丁尼反又
拈也手足也上
莫下音索

人東畔立僧眾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僧
曰恁麼即無一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
披砂徒自困家中自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
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底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處摸索
蓋為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
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

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
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久問祖佛塔廟為什麼却被雷霹師
曰通天作用僧曰既是通天作用為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
處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西禪師僧問荆山有五非為寶貝囊內真金賜王言

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斬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修禪師法嗣

修倉金別本作參

杭州龍興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

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

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下和空抱

璞僧曰易心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

意作麼生師曰闍梨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

坐恁麼行脚喫辛喫苦般般山法漸終不為觀者州縣參尋

名山聖跡莫非為此天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个消

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

明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二步內邀賓只在
草堂前

聖會元作勝

前福州安國院弘瑄明真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回汝道什麼僧曰是麼師曰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衆乘師曰曙色未分人盡塗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大衆交師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處師曰子師曰什麼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音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拍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敞也豁也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辱著諸人麼若道辱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辱著也須入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采明日撥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編林僧曰見後如何師曰朝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曰上堂曰維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

南白會元作南國

今有省元會處作个省處

早古本作早

牧

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牛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蒲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泉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白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麼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何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彦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湖寺受業年二十四認明真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真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自適來那僧問誌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遮个是什麼明真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

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蕙得乾坤隱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起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早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及由半折耗問如何是德人自己師便與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擲僧無對師曰與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巖山嶺時碧芬芳僧曰恁麼即一真之理禪野不殊師曰不是遮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筍一丈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船上擯擯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藝灰散四林勿占檀那地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百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鄧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臺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

傳第廿二

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賜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下足
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舟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
恁麼即渥生渥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嗑聲復有
僧問數則語師皆疇答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
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三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
前言訖長往

貞 丑正切候也

福州興聖蒲禪師師上堂曰觀面分付不待文書具眼授機
喚作參玄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
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汝汝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煇赫也紹
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東若出三東即壞三東若在三東即
礙三東不礙不壞是出三東是不出三東恁麼徹去堪爲佛
法種子夫有賴有僧問擎雲不假風雲便迅浪如何透得

新本 丁達及爆
也
古本 况遠及火
盛之自通
作晒日氣
曝也

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天是無端雖然如
此事不得已奈何若有未翻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
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
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
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灌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衆眼難護

觀 會元作構
水中月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澄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答具待曰保福
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任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
也是橫身曰一撥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後住
招慶初開堂升座少頃曰天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
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

沒 本鈔作沒
新本亦沒

嘔聲變也所嫁及又公通及氣逆也

後來克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選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至提唱僧問昔日學是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聞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任麼即一機啓處四蜀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眾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拈掌得麼僧曰任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辱著汝邊問麼僧曰任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辱著我作麼問當鋒否請師道師曰嘔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嘗直須首取不受振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

勤王會元作王事之外

會元作雪得去一本雪作說

煩會元作繁

位中承當取豈不盡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位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始得自然合古今今脫生離死克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念德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念德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得重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澄音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鉢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瞥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之師言

空一本作說

古會元作牛頭換事苑音尺

摻所斬及搏雅曰取也

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如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恡僧曰恡麼即不恡於師去也師曰又頓領得爭得不煩僧問古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換子如何是向上關換子師曰頓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釋謂靈利又不社陀問於羊挂角時如何師曰恡麼來又恡麼去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為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梵主請佛蓋為奉法之心自朱紫臨庭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為什麼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師登寶具座曲為今時眾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後僧曰恡麼即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久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並與賢摻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

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須錯舉摻切威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界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首秋雨成間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陽情泉州萬安院清蓮資化禪師僧問龍溪派晉水分燈萬安臨遠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拈鉢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麼生僧曰昔龍谿密曰今朝萬安顯揚久夫側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恡麼即五眾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眾且置仁者作麼生問又處幽真全身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恡麼即禮拜隨眾上師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落波安訶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白汝恡麼道僧曰恡麼即不異請聖去也師

卷之二

傳記三

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吾美倉米飯僧曰忽遇
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來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
塔松蘿望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遊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
尉問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無師曰若道為久即屈著和尚
若道不為久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百待鐵牛能齧
草木馬解食煙師曰某甲借口契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
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遮裏師曰特謝太尉筭語
僧問各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
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勿遇恁麼久時如何師曰
不可預搔而待痒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儂警師
曰儂警僧曰深領師曰安敢言平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

學人 會元作汝

名 會元作明

出來禮拜退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入處於未著問
昔昔靈山會上佛以音演說今日請師音演說師良久僧
曰恁麼即木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交法法大衆好問諸佛
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
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
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老僧曰
為久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醜老 會元作美 作羞

福州衣隆院瀾和尚明慧禪師師上堂曰謂言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為無事人為什麼却是
金鎖鞋師曰為斷塵纏纒貴重難留曰為什麼道無為無事
人遊遊實快樂師曰為開亂且要斷造有僧參師曰不語得
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有時示眾曰日出卯用處不
須生善巧問如何更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傳記三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嚴崩
此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
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僧問和尚真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師
曰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豈須辨色問親切
處乞師言師曰莫過此問古又面壁為何事師曰屈曰恁
麼即省心丹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潭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擣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白恁麼即群生
有禪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
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白翠微迦羅
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眾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

磨 上莫野及
石磴也下

眉波及与
摩通

會元無汝字
丹霞木仏

擘 補草及裂也

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能執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會何人得聞師曰聞梨得聞
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麼師曰即聞梨會問如何是該天捨地句
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為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
麼生驗曰木衆總見師曰話墮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鹿市人自老天
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西來意師曰西來意師曰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恁恁晨雞暮鐘
朗州梁山簡禪師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
得藥來麻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進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曰有僧問物長請命和尚如何
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木衆有禪師曰還是不

說有 物初說

會元有頃間三字作良久劫取也棄也勢骨也

墳 符分及方間允土高而大者謂之墳

睡龍大恣而許之堂謂眾曰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雁外不能為曰忽然捉取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任麼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道漢人悲師將順世捨眾欲入山行滅過亭谿石橋乃遺得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亭谿谿畔水波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蠹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坐般若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念山尋見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蠹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

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會元作子祥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才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自令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任麼即同也師曰不別領話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雲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曰任麼即四眾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即心即佛不誨之辭不謂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遮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下公吟問衣到不祖為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路師曰來朝更戲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本契茶師上堂謂眾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鐘處僧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為師為匠若向衲僧問下天地懸殊更

鋪沙下會元良
久曰去此即
見

德山三句

會元暉夜流

軒會元作掀

大用現前

又殊維廣同卷

高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
無事珍重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
曰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麼僧
曰遮个是掃子師以手撥云將鞋來來僧無對雲門和尚問之乃將
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請仁者且道其中事作
麼生意曰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如是會解即大地如鋪沙此即
他方機與言說告衆

朗州德山第九世綠志圓明大師師上堂示衆曰僧堂前事時
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坐蓋乾坤
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三丈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
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
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

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遮頭躡著那頭軒問已事
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
淺深問達摩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
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
後如何師曰白雲山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蓮
婆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
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遮箇爲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
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又無繩自縛問如
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曾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
致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謂衆曰從上宗乘

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真願真如解脫
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花門中言言
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
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
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日見後如何師曰
鉢盂壁上掛問如何是真如師曰分明曰為什麼有利鈍
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搥天
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

師曰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真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
業於峨眉洞谿山黑水寺觀方莫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
乃闢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音雲雨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別那黑佛前燈問如何

禪師

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
法王劍師曰鉢鉢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機不
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
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
撒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
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
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
山頂頂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
會雲門爽和尚溫明舜峯長老等十人夜話侍者設三夏師
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遮人語曰
為什麼不答師曰不問前言問顛面難逢如何顧險惡心師
垂半偈後人疑師曰鋒前句超調御擬如何歷劫違

曰德安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家風月師
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抄繩林云諸人還識屋大
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外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

曰歌謠滿路問教云龍披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被如何
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入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

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十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云會即

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
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

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坐
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

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師曰當婦處抹
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師曰當婦處抹

蟲會元作材

為以向僧無對師上堂問眾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向道
將來眾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
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蓮華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曰雲二路全因今日師曰
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

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白雲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
主供養將何報基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關人問
以字不成个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云白以字不是不

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鏡巧說千般妙不是講阿不是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曰良

又廣主問則因羅其建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一月驗明矣

英一本作角
吉協友

阿 旧本作歌

鑿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為什麼鑿石師曰金山巖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過道十萬餘

韶州溫明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日月題中字百如何是祖師曰不送西土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什麼却在屋

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更知是牛如何師便打師與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衣師號又得也更要个什

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僧問李初生為什

麼不識心母師曰迥然尊貴

岳州巴陵新開禪院美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雲峯和尚云開去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

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擲時跳上林尖報帝釋你為什麼去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住麼坐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

巴陵

師曰巴陵新開禪院美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雲峯和尚云開去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擲時跳上林尖報帝釋你為什麼去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住麼坐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

麼生師住後僧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

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

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貧觀白浪失却手撈師

將拂子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知清

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為什麼却

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界師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謹輝師師上堂僧問天錫六鉢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鉢衣問如何是木容水師曰還

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二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曰握拳僧曰真

師曰巴陵新開禪院美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雲峯和尚云開去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擲時跳上林尖報帝釋你為什麼去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住麼坐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

空妙用相去幾何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曰握拳僧曰真

搯 又蓋又
廣故曰搯

大容為行麼越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鉢多搯搯

何是古佛路師拈地僧曰不問遮人師曰去師與老宿期云

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高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王狗吠時天未

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

要到遮裏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眾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

擇麼珍重

鄧州林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

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量有多賓客曰見後如

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

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悋恨

長古本作

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

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丹為社麼於此分輝雲門

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未雲門曰見什麼僧止入師方丈曰

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止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

僧止無對師拈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字老宿

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掛曰長老莫笑

隋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師上堂舉拂子曰遮个接中下之

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向上宗乘如

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即今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足

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如何師曰刺弗手代曰恁个猶

落有無師曰支道雪下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云麻三斤

師問之曰曰向幸有德向北有米師後住智明德
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遠箇野狼群隊問如何是定
師曰蝦蟆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雨問
北斗裏藏身意言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豈是杖
子意言如何師曰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明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
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窻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
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
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
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又作啞同
俗文入口
曰啞
也散也

斗秤
古作
稱同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道平江縣迎祥寺天王院
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
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
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
日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
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
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眾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啞
啞看問如何是室內燈師曰二元證道成齋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
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
明白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下
泉師曰念無閒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芳斗秤問如何是衲僧
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前事如何師曰行路人不

底迹本來人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徒何師曰
曰方見今來人問魚游陸地時何師曰發言以示衆救僧曰
却下碧潭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實如何
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延祐四年小比丘希滑謹依
本郡先天聖松廬和尚所
藏廬山穩菴替本命工
繡梓于雲峯之權幽菴

永享五年 癸閏七月廿日於于已覽山中寫焉終



